



山路弯弯(国画) 陈巍

随笔

温暖

汤雄

温暖是一种感觉,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前者有代价计算,后者却无法用数据替代。因为精神上的温暖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相契。

温暖赋予人们神秘的智慧和圣洁的力量。笔者年刚不惑,却已老眼昏花。日前,笔者领一班外地来的客人游览虎丘山,以尽地主之谊。上山途中。偶一抬头,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好友丁某吗?不由喜出望外:“哟,丁兄,你怎么也来虎丘山了……”话出口,便急急刹住,因为鲁莽的我这才发现,面前这位既非丁兄更非熟人,而是一位陌生的游客。一阵耳热脸烫,我可以猜想出当时我的一脸尴尬。对方显然也发现了我的错误,然而他在略一愣怔后,迅速作出了反应,居然也冲我堆起一脸灿烂,甚至主动把右手伸向我,并大声地向我问好。好,好。就这样。素昧平生的他及时巧妙地化解了我差点暴露在客人面前的难堪。望着这位远去的善解人意的游客,一股感动的暖流从我心尖上潺潺流泻,漫及全身。

温暖是由无数起初的善良与美妙的瞬间而连结的一种纯净的永恒。盛夏的一天傍晚,妻子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天,她在骑车上班途中,忽然发现前边一位骑车妙龄少女的裙子后摆拉链脱开了,露出了里面的内裤。妻子急蹬几脚,追上那少女,同时轻轻告知对方。少女顿时花容失色,她在急急下车纠正之前,连声向我妻子表示感谢。从此,在我妻子上班的途中,总有一位少女向我妻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温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使心与心之间的联系丰富和完美。笔者系双职工家庭,除了节假日,平时总是铁将军把门。然而,将在外,心却有所不安,唯恐盗贼不知何时光顾寒舍。某日,笔者因事提前下班,正开门入室时,忽对面邻家门打开,隔着防盗门传来威严的一声喝问:“啥人?蓦然回首,却见对邻好婆一张充满警惕与严肃的面孔。原来,颐养天年的邻居好婆自退休在家后,始终默默地担任着我家的义务警卫工作,正常上班时,只要我家门口一有响动,她就百倍警惕地开门审视和盘问,不让盗贼有任何可乘之机。对邻好婆就这一声“啥人”,瞬间使我感到对邻好婆变成了我的好婆,她已成了我家的一位组成人员。

哦,在这纷繁的世界上,多少孤独的旅人漂泊四方。寻觅着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在这茫茫的人海里,多少寂寞的心灵浪迹天涯,渴望着来自精神上的一丝一缕温暖。那么,让我们大家都来向这世界向这一生付出一点温暖吧,如是,我们的世界一定更加可爱,我们的人生一定更加多姿多彩。

新书架

《倾斜至深处》

郝璐

话说地球成了村,村里住了一户人:五个国籍,四种信仰,两口子又不是头婚……文化与文化泾渭分明,传统与传统龙跳虎卧,习俗与习俗浑浑噩噩,再赶上不省事的丈母娘如斯降临……

有道秋太淡,添红枣,春太稠,减衣裳,可这一大家子偏偏天雷撞地火,均灵外化,诡谲齐生;一个是恨不得披上八件中国传统农装的丈母娘,一个是西学五车在哈佛加冠晋爵归来的阔女婿,困途漫漫,苦逼无限,活该那位梦想亲辞亲侧的女主人把夹板气当饭吃,光荣地成为另类斗士。常言你说三五,我说二八,游龙隐凤不该掐架,锅碗瓢盆不该战斗,一个意气风发在盛年的女婿,偏遇上了一个功名竹帛非我事的清高岳母,要想偃旗息鼓就没上帝了。小说把烈火鸿毛的细节、冲风秋叶的过程,融入叙述结构的烟火味中,真把一个家写出了荆柯寒水悲,苏武秋风别!尤其是作家“不怀好意”地把小说背景放在了干净得让人生气的新加坡,妥了,气韵理趣悠悠变馊,点石成金的梦想变成了冷饭化粥。

大家小品

体验大漠

曲近

出甘肃金昌,向西北而行就进入了内蒙古阿拉善旗地界,再往北走一头扎进了中国最美丽神奇的巴丹吉林沙漠。

此行能进入巴丹吉林对我来说十分意外。原想自己就生活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边缘,对沙漠耳熟能详,看见沙漠麻木得没一点感觉了,自然提不起再看沙漠的兴趣。但活动组织者说:此沙漠非彼沙漠也,这里的沙漠非常独特,有别于你那儿的沙漠。

不过,我确实听说巴丹吉林沙漠具有神奇、雄险、壮美之特点。目前是世界野外旅游探险的热点之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旅游探险者。

车子经过一个叫九棵树的地方,仔细一数,只有八棵,但地名依然叫九棵树。很快前面就没路了,行到一个换车点,也就是沙漠旅游探险的入口。换了经过特殊改装过的北京吉普车,是那种2020型的。开车的师傅都是沙漠边长大的本地人,这些被沙漠风吹日晒的汉子们,皮肤黧黑,粗糙,显得精神干练、属于特殊技能人才,他们熟悉车的性能和沙漠特点,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汗毛一样。幸运的是,给我们开车的师傅竟然是参加

过2005年中国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汽车拉力赛的车手,车技肯定十分优秀。

尽管行前已听过介绍,说此活动体现了神奇、惊险、刺激的特点,事先有了些心理准备,但车子在没路的“路”上行驶,路是凭着师傅丰富的经验来判断选择的。在沙漠,路就是师傅心里的感觉,是师傅眼里的判断。车子一会儿冲上沙山,一会儿跌入谷底。我们双手紧紧地抓住车顶上的铁环,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行驶的车子只能用两个字概括:颠簸。而且是一种剧烈的颠簸。更多的时候,车子冲向陡峭的沙山,我们紧张得手心捏出了汗,到了山顶前方什么都不见了,车头高高地昂着翘着,不知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心一下子就揪紧了,缩紧了。而后,车子又一头栽进山谷,觉得像要翻跟斗似的,吓得不敢睁眼,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车子安然地行驶在沙漠里。

以前从没想过1609米竟然会有这么高的,海拔1609米会有会鲁图沙山,被誉为“沙漠珠穆朗玛峰”,车子是无法开上去的,人徒步爬上去需要两个小时呢。由于

时间不允许,我们只能远远看着他耸立在巴丹吉林沙漠里,巨人般傲岸着。

在这里,一般的沙山上下一次都会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甚至有些恐惧,狂跳的心脏撞击得胸腔空响空响直响。不时能听到一阵阵的惊叫声,那是师傅在安全把握下给我们玩的娴熟车技。就是快速在半山腰倾斜45度行驶,如果速度把握不好的话,车子就会出现翻滚事故。我常常感到车要翻滚了,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但最后都安然无恙,只是吓出一身冷汗罢了。出发前曾被告知,高血压、心脏病病人不能参加此项活动,当时还以为导游故弄玄虚呢,并未在意。后来才明白,此话绝非危言耸听,身边的一个诗友就因胆子小,好几次险都吓得惨白了,不停地提醒师傅,小心点,开慢点。

行进中的车子分明变成了船,在沙漠中像小舟一片树叶,颠簸着、飘荡着。一会儿被推向山顶,一会儿又被抛进浪谷,人被颠着晃着,好像骨头都快散架了。不过,体验这样的探险经历,真的很过瘾,很开心,很痛快,也很值得。

巴丹吉林之行,是我人生一次难得的生命历险。

现代诗坛

诗三首

程刚

曾经是家

曾经是家的地方就永远是家
路过的时候不可能只看一眼
隔着枝叶
总有欢快的声音在呼唤
只有在别后才知:所有的爱都不重要
最该爱惜的
就是在楼下呼应你的时刻

纪念地

你带我去过你的初恋纪念地
这里也成了我的纪念地
树下还有什么
谁还能恢复青春的简洁?
把这个隐秘留到老年吧
世上有一种人
只有一个
有一种情感

不会重现
万千之砂也打磨不掉的是
林荫小路上的寻常欢笑

南方冬季也很冷

冬日的阳光是稀薄的灰色
使得生命也稀薄了
我在这空街上徘徊
是因为你是你引我走来
耳鬓厮磨的时候
能想到今日隔着玻璃而不能言吗?
情爱是什么呢
总是逝去的那些平凡的朝暮?
当等待的永不再来时
一切才是真实的?



鱼隐图(国画) 王南友

小说

我们是邻居

蒋寒

妻子下班回家,人没进门,先闻其声,嘿,门外一箱废瓶子哪去了?见我没搭理,她嗓门儿更大了,你拿去卖了吗?我说,谁稀罕!嘿,妻子嚷道,怪事了,废瓶子都偷,要不是玩意儿!

分明是剑指对门的老头儿。一个白哲高挑的老头儿,时常在楼道的窗前抽烟。楼是老楼,没电梯,我们两家住顶层。或许他怕家里污染,就出来抽了,窗台的花盆里已栽满烟土。我们搬来四年,从没去对门串过门。不知老头儿是对门的什么人。好在这是军队大院,住在楼里的不是外人。

我劝妻子算了,不值几个钱。妻子立马矛头对我,在家还丢东西!报社不要再坐班,在家写稿咋了?我说,再说谁知你在门外放了废瓶子,楼下就是收废站,万一是他们“上门服务”呢?妻子住了声。那以后,老头儿再没在楼道里出现过。夏天过去,花盆里的烟土也没再增加,莫非是妻子的话刺伤了老头儿,悄悄走了。

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虽说已转业,毕竟还住在大院,低头不见抬头见。幸亏不用坐班,在家总能碰到机会,向对门主人当面表示歉意。机会来了。一天,我正上网,突然断电。

两家电表并挂,我在门外墙上。推开门,见一位电工踮起脚尖正忙碌着,我问咋了?对门应声大,一位上尉出来直赔笑脸,说他家线路出故障,连连说对不起,倒让我

无地自容。你住这儿?我尴尬道。对对对,上尉笑着说。我支吾道,老人走了?听我突然问起老人,上尉愣了一下,呵呵,你是说我岳父啊,他住院了,过几天回来。没聊几句,电工就麻利地收工了。还不如彼此姓啥,两家又是空门对空门。

我可嘱咐妻子,说对门老头儿住楼了,过几天回来。以后咱别在门外放废瓶子了,邻里间伤了和气不好。妻子说,知道了。

楼道里再碰到老头儿时,他更加苍白消瘦了,不再抽烟。回头,见妻子又将纸箱饮料瓶什么的堆到门外。我说何必呢,我们是邻居。妻子的回答让我汗颜,正因为是邻居,所以才要信任,万上一回真是冤枉人家了呢?由她吧!揣摩女人心思,男人终究会颓废。

秋天的凉意逐渐渗透楼道,老头儿就很少出门了。这天,我正换鞋准备出门,忽听对门咚的一声,朝猫眼一看,是老头儿,身穿保暖针织秋衣,不像出门,他要干吗?只见他径直走到我家门外,我才注意到,门外的纸箱里躺着好些废瓶子,不等我多想,他便诡异地弯腰揣揣废瓶子,然后转身溜回屋。我彻底无语。良久,我才蹑手蹑脚出门,怕惊动老头儿。

我真担心妻子下班回来,发现纸箱被别人动过,又嚷嚷,让对门难堪。谢天谢地,她竟然若无其事。



“什么?”彭辉显然没明白姜山的意思。台下众人也多半大感茫然,这姜山刚刚还称赞“鲜香绕舌”,怎么突然问话锋又转了过来?

“这汤怎么就算不得上品了?”彭辉稳住阵脚,反问道,“难道说这汤中的鲜味越少,品次反而越高吗?”

“彭师傅,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上锅炖制之前,你把这三层层层相套,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这个……”彭辉蓦地一愣,竟一时语塞。姜山见彭辉答不上来,又道:“我再问你,如果要融三种美味于一锅,把乳鸽、野鸭、家鸭拆开炖制不就行了?又何必先穷思竭虑,把三层层层相套,到上锅后,再用旺火把内层原料的鲜香之味逼出,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姜山这几句话说得声音不大,但在彭辉听来,却如同霹雳一般。多年来,这三禽相套的手法一直是他最为自负的绝技,可听姜山一说,却成了画蛇添足的可笑之举。想到这儿,他的额头上禁不住沁出了细细的一层汗珠,口中喃喃地自语:“为什么要三禽相套?为什么要三禽相套?”

马云看到自己的弟子如此狼狈,轻轻地咳嗽一声,插话道:“姜先生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自己当然是知道其中的答案了。”

姜山点头以示回答,然后又笑着说:“我能想通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受了马老师您的启发。在您主编的《淮扬名饌》一书中曾经提到,这‘三套鸭’在最初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七砸汤’。”

“不错,这是我考证清代的淮扬古菜谱时得到的收获。”

“您在书中说:‘三套鸭’三味合一,鲜香叠复,余味无穷。饮者往往意犹未尽,砸香多次,故又称为‘七砸汤’。”

“嗯,正是我的原话,一字不错,姜先生不但所读广博,记忆力也令人佩服。”

“马老师过奖了。”姜山客气了一句,话锋一转,“但我当时读到这个地方,却产生一些疑惑。按照您的解释,这‘七’乃是虚意,用来表示次数很多,可按照古人的习俗,数字上的虚词,少者用‘三’,多者用‘九’,这里为什么偏偏要用‘七’呢?”

马云捋了捋胡须,微微蹙眉。当初他也曾有过同样的疑惑,但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深究下去,听姜山的口吻,难道这里面真的有什么玄妙不成?

只听得姜山继续说道:“当时我百思难解,恰好马老师在书后列出了编撰时的参考文献,于是我便来到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您当初考证过的那本古籍,并且阅读了上面的原文。那古籍谱上关于‘三套鸭’是这样描述的:举箸自外而内,美味层出,汤汁微绿,清澄而味厚,饮者砸香七次,回韵悠长,故称‘七砸汤’,我正是从这句话中有了新的发现。”

“这‘七砸汤’的‘七’字,并非虚数,所谓‘砸香七次’,指的是在这道汤中,能够品出七种滋味。”

姜山此话一出,台下顿时哗然,台上的彭辉则一脸茫然。

姜山不慌不忙地缓缓踱步,边走边数:“家鸭单独是一味,野鸭单独是一味,乳鸽单独是一味,家鸭野鸭两两相融是一味,家鸭乳鸽两两相融是一味,野鸭乳鸽两两相融是一味,野鸭野鸭乳鸽三者相融又是一味,你算算看,这一共是几味?”

彭辉愣了片刻,愕然道:“这的确倒是七味,可这些都是由三种原味变化搭配而成……”

“你说得对。”姜山停下脚步,转身对着彭辉,“这‘搭配’两个字,正是这道菜的奥妙所在。”

彭辉两眼一亮:“你的意思是,这三种原料在开始应该各成一味,互不相融?”

姜山点点头:“不错。这三禽之所以要层层相套,原因正在于此。家鸭味居外,野鸭味居中,乳鸽味居内,在品尝时拆开家鸭,野鸭味方出;拆开野鸭,乳鸽味放出,这样随着搭配,便可在一锅中尝到七种滋味,这才是古籍谱中记载的‘美味层出’,‘砸香七次’的真正含义。”

彭辉恍然大悟,马云轻叹一声,由衷地赞叹道:“姜先生一番高见,真是让人茅塞顿开。彭辉,今天你的这道菜想要胜出是不可能了,姜先生,请接着点评下别的菜肴吧。”

成化年制的白瓷大盘,洁白如银的鲟鱼卧在一片青花细浪中,鳞翅俱全,头尾微翘,稍稍悬于盘外,似乎正要从那江水碧波中破浪而出。姜山细细地欣赏了片刻,拿起筷子,向着肥硕的鱼身伸了过去。那筷子头触及鱼身时,此处的鱼皮便如一层具有弹性的薄膜,微微地凹陷了下去,但却依然紧绷光滑。姜山手指微微加力,筷头轻轻一往下一戳,那层鱼皮应势而破,立时有冒着热气的肉汁从破口处汩汩地涌了出来。

连载

6月8日晚,洗完澡,学员在教室写日记,我和杜义继续谈孩子,不知直到学员们写完日记上完厕所9点钟睡觉熄灯,我才离开训练基地回酒店。杜义送我到楼梯口时,最后才说到儿子。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修远只要解决了勤奋和自控力两个问题,将来不仅会成为一个人,甚至会成为一个人物。他不勤奋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很聪明,他自控力差是多年富裕的生活形成的,所以解决的时间也会更长更难一些。杜义最后嘱咐我,修远回家以后,千万不要让他使用洗衣机,他的衣服让他自己用手洗,他会很洗,而且洗得非常干净。

遗憾哪,儿子回家后再没洗过一次自己的衣服鞋子和袜子。

“送战友”

6月9日是儿子在三峡基地的最后一晚,我送儿子回基地睡觉。临走时,儿子提醒我:宾馆刷卡、钥匙、手机、照相机……我暗自惊讶,一一检查照办,儿子却再次指令我:“再确定一下!”

三个月,儿子变得让我陌生了。今天,在儿子的最后一篇日记后面,杜义给儿子写了长长的临别赠言:

修远:明天你就毕业了,从一个环境转向另一个环境中去了,去继续走你人生的路,并开创自己的天地。

想想你到这里来受训的几个月中,从一个对军事训练一概不知的人到进入军体标兵班,从一个娇少爷到一个自己的事自己做的人,从与父母思想上的争执到改变自己的思想,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到能与人换位思考等等,这都是你这几个月的血汗换来的成果,虽说这成果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心里应该感到是实在的。

我知道,遇到什么事,你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你的性格。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与你身边的人在某时某事上会有争执,甚至各自都有特别独立的一面,就因为这样,你应该记住,任何一件事都要作全面的思考,并且要牢记“顾全大局”。

其实你也知道,我一直把你放在一个即将成为领导人的标准上来训练的。现在你毕业了,我既高兴,又无奈,既不舍,又巴不得你早点走出这里……

修远,只希望你回去以后,能以高标准去完成你人生的每一件事情。要时刻把你已想象成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要出类拔萃,只有坚强,只有努力!

现在重读这篇真挚、朴实的临别赠言,仍有初读时的感奋,不知儿子将来读到它时会有什么感想。杜哥他打过你戒尺,但他也真心地爱过你;他给你过“黑暗”,但也是他最终扶持你走出“黑暗”。儿子你要记住“随记”中的话:“他是一位值得我尊敬的教员,我会记住他的。”

6月10日上午,陈文杰开车送我接儿子。到达时,孩子们正在一间教室里写家信,儿子也在写,坐在最后一排。杜义对我说,修远今天不写家信,写毕业感想。

我在他们的宿舍等待写完家信后的孩子们给儿子举行送别仪式。儿子的行李已整理完毕,背包打得方正,三个多月前我亲手买回的皮箱也放在了床边。不一会儿,杜义将看过的儿子的“毕业感想”给了我,说,这份“感想”我本想留作纪念,还是不留了,给你们保存吧。我为此至今感激杜义,他让我一直保存的不仅是一份我视为珍贵的“感想”,更是一直保存着的一种幸福的感觉。

“一个孩子的战争”

家庭拯救纪实

徐世立著

今天,我要毕业了。我来工作室已有三个多月,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结业标准。这是我16年来最困苦的一段时光,但从中我学到了很多。

从小,我就一直寸步不离地被家人守着,三个多月前,我却被抛到外面,且是以这种方式,我难以接受。我清楚地记得那种焦灼无比的心情,那是一种折磨,还好,我熬过来了。之后,我发现,我从那份煎熬里,我获得了很多的东西。我产生了一份对家人的眷恋,我调整好了对自己的生活的心态,我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我感觉自己成熟了好多,我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能承受许多东西了。相信其他学员也会和我一样。我的家信中,有一句爸爸的话: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男子汉,痛苦和失败要自己承受,快乐和成功要和别人分享。我记得是这样写的。这句话我会一直记住,我也会慢慢学着做到。

我的条件很优越,我所担负的期望是非常高的,也正因此,父母才觉得我必须承受这种磨练。坦白地说,我并不否定原来的自己,从后悔做过的事,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有困惑。我只知道,通过这段经历,我变得更优秀、更成熟了。我也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奋斗了。